

皇

明

史

竊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二

羅通羅亨信程信列傳第三十

東魏羅亨信著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
蜀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收置故玄元皇帝廟中啓
王曰此廟中故物今還之蜀中士大夫嘆稱真御史還
朝諫上巡邊謫知交趾清化州黎利反交趾成山侯王
通檄割清化迤南地與利媾通謂檄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天子命守城元帥今欲實賊賊吾與若敢委而棄之
此城今日羅通死所耳通拊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豈

不能爲我死守此乎忠曰死生惟君於是諸所割城守將皆下利通獨不肯與利清化利來攻城通督將士固守不可拔賊築土山與城埒夜破之賊亦罷去不敢復嚮清化踰年詔棄交趾乃全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卽督理宣府邊餉陞兵部卽中正統三年從尚書王驥征阿台朵兒只怕坐法徙西粵爲容山開官尋調廣東東莞河泊濬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略內閣陳循舉通召還兵部員外卽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

守紫荆關通至上言曰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守或
都備艾艾從劔關緣崖而入蜀破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
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
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
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洎
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虞臣職平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
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唯上財察景帝既即大位通

與孫祥並授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已而虜擁
上皇入破紫荊關孫祥走死虜遂直犯都城通提兵方
赴援會德勝戰捷虜乃奉上皇出紫荊也先自帥鐵騎
五萬攻居庸值天大寒通令汲水灌城城皆堅滑不得
近虜所恃在鐵騎夜環以爲營書用衝敵通復計破之
鐵騎人馬還自踐踏死我獲其酋那吉虜仍轉趨紫荊通
追至五狼河大敗之去上降勅褒獎召入參贊軍務兼
理院事通計宣大諸路關口墻柵虜多殘破疏請勅石
亨自紫荊出大同楊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統督官軍

塔塞修理因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
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拖玉珥貂者
曾無奉身報國之忠苟存性命疏下謙不悅謙言德勝
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
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乞罷兵柄於是廷臣僉
爲通解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善後計無他謙宜同心
協力勿互猜嫌謙因上言曰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
種藝恐虜至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
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

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
鴈門用鹿角檣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
通徃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謙言曰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解勞之日臣謹詣熟山西事謙宜去上
仍以命通通至懷來追虜出走長安嶺大斬獲虜始大
退來議和召還協贊京營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略詔以
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御史懷獻立加
太子少保通初赴交趾守過南海遇異人授一編書使
言之曰巳巳之歲需公大用及守居庸所決勝多奇中

虜人攻之望煙雲草木若數萬人狀以是也先更不敢
進犯居庸石亨張軌謀復上皇密語通通曰竊觀天象
上皇必復第予老矣不能從諸公好爲之亨去通諸子
問曰大人既知上皇必復大人何不相從通曰亨軌等
不可與其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社稷神靈所戰幸有
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曠下足矣天功
不可屢邀兒何知勿復言上皇復辟通通適內艱遂歸天
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卽引年乞致仕通弱冠登第間
關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名完身全臨終諸子進藥通

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卒年八十一弘治十八年隆興
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今邊
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論曰羅通之守居庸也功不在肅悉諸人下使爲紫荆
之續國門之外不將悉與虜共乎不可謂非一代之干
城也功成之日更不狃於張石之邪謀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豈不善如善終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也亨信幼時父襁之逃亂急棄
叢莽中幸不死追兵見而異之曰此必良家兒收撫之

賊平父乃贖之歸讀書聰穎登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
給事中尋內艱歸囊無一錢教授生徒資束修以養父
服除起改吏科轉右給事中以誣誤謫文趾鎮夷衛吏
居九年還京歷事繕工司三考滿太子洗馬張瑛言于
仁宗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宣德元年巡按真定順德廣
平大名四畿郡三年出清軍山西還朝治鈔京師鈔法
大行上以爲能詔食按察司僉事俸十年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勅往陝西監練平涼莊浪河岷西寧歸洮鞏
昌等處八衛兵備虜其冬睿皇帝新嗣位念邊境苦寒

下璽書慰諭賜紵絲二表裹俾爲禦寒之衣時阿台王
千朵兒只伯常窺伺塞下上授都督蔣貴爲平虜將軍
上京管騎五千勅亨信督八衛兵會貴進勦師至魚兒
海遇虜將及之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駐師不進亨信馳
抵貴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
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一尺法孰與死敵貴色變曰權
勢不繼奈何遂退師亨信即日露章奏貴老師玩寇故
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替輔如臣之比軍旅不知有生
矛盾請歸朝待罪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視師驥斬敬

以徇原貴罪當死責狀以聞繇是將士股慄明年師出
遂多斬獲亨信進俸一級賚白金文綺亨信先是已聞
父喪上令奪情視事於是始命歸葬賜楮幣千緡不許
絀制卽還朝勅往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每歲初秋
回京議事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
也先臣竊觀其情狀惟俟釁端欲爲邊患請修各衛土
城庶便防守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濶無援宜徙他
城之僻遠者置其間互相聯絡時議難之參將石亨請
科大同四州七縣民三下之一爲兵亨信奏止之又

勅令宣府一十九衛屯種軍餘田地量畝起科亨信上言塞北官軍皆以餘丁爲其手足其間防禦奔走之勞餘丁尤爲至苦一年之內不得三月之閑邊地饑薄生理全艱若復責令起科是欲絕其衣食之路斷官軍之手足而逼其逃竄也揆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遇警乃能舍生赴敵豈有衣食不足而能得其心哉人心得而後邊圉可固也上從之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遂北狩是時獨石懷來等衛城堡隆慶等州縣官吏各率其民人逃還京師亨信獨

守宣府孤城危甚厲誓旦夕三四至民剽訑欲棄其城
走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又指
諸將而誓之曰朝廷付亨信以此城亨信以死守之而
已願諸君無他於是城中老稚聞亨信言乃稍定亨信
日督諸將畫策防捍其後虜知有備至大同不敢至宣
府其秋九月轉左副都御史土木初以無城故喪師不
可支及是人人咸咎昔日當事者不能用亨信言遂使
六飛無泄止之所至此也卿王即真亨信以年踰七十
上章致仕不許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上見

其着兜鍪處頭髮皆盡乃許馬歸八年爲天順元年卒
論曰巳巳之變以我萬國共主群犬羊得挾之烘我疆
場亨信獨守孤城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之秋也仗三尺
之劍鎮安百萬之人心轉亡爲存卽與于謙坐論社稷
功寧讓乎嗟乎莫非王臣徐理倡欲南遷孫祥爲之走
死此又何人哉歸朝之日顛毛種種無一絲存生我者
父死不終制血枯心竭髮膚不惜生無爵賞之加死無
贈諡之及何怪乎當日之隆慶諸州縣一聞虜至毋寧
委國逃歸也哉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十四年虜擁上皇犯都城信奉上命監軍西城都督孫鏜與虜戰還走信閉門不納亟奏上曰今日虜敗南侵正爲臣子誓不戴天枕戈復仇之日孫鏜縱小失利豈宜先自退却以張虜勢隳士氣乎露勅責鏜躬督城上諸軍大發火礮爲鏜聲援虜不敢近自引去事平轉左景泰二年上中興固本十事首陳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陛下宜篤南宮之友敬答仁愛之天心疏入不報三年出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東撫臣寇深降一加

斛鈞考監糧官吏若曰盜石以上者死信曰使彼真盜死何卹故爲加斛以置人死豈情也哉立碑而火之尋以憂去六年起補四川理餉松番天順改元召入爲太僕卿二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以僉事胡鵬言論奏都指揮夏霖不法四十事霖曾欽媼姻左都御史寇深素附欽劾信繆聰昂言增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尋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三年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破合江上九縣以叛進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

李璿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分四軍而人破其二
卜餘寨斬首五千級俘賊二千有奇時有九姓土獠故
附都掌蠻爲亂還師殲焉蠻地悉平更大壩爲太平川
立長官司以轄諸熟夷師旋論功兼大理寺卿四年屢
變言官胡深等論指閣臣商輅爲賣國遺姦禮書姚夔
度僧受賄戶書馬昂納人傀女因并及信西征首虜功
多受囑權豪子弟四人足致天變信四疏請老不允七
年春上以雨雪不降求直言信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
弊可伸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

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頽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朝議時欲搜套興師十萬信持不可曰師行餽運當加數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總兵楊信請以三萬人巡邊信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勝負未見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乃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亡何遂改南都參督機務八年尋出軒轅與六卿合議上興利除害三

十事參贊四載致仕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信
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信信功成不官一人下獄
一人信曰刑賞天子大柄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秉攝
即辛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敏政字克勤生而早
慧十歲侍父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召試
館閣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授
編修九年滿陞侍講尋以左諭德侍孝
宗皇帝東宮弘治改元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文華
殿日講時上雅重講幄儒臣嘗呼先生不名諸儒臣累

被特恩殊錫四年御史魏璋廷劾其隱過致仕去六年
召還太常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右侍郎十二
年同李東陽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景露章劾奏
敏政先洩會試題粥進士發舉子唐寅徐經等數人名
皆入金錢無筭上乃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
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污巖去不可復起
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爲人秀眉
長髯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尚本實議論傳經
義參法理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禘曾罷祀鄭衆盧植
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祭說禮萬言號曲臺禮
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
心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啟聖王以顏無
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熹從祀敏政議
宋文憲公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
同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
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
加謂朱子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

張堯陳建深詆其顛倒大繆誑悞後學云二公之言請
侯見道之君子

論曰余攷程敏政平日所論著有功于吾道不小是可
以觀其誠矣謂上日其自污蟻以士爲市何不自好其
乎余必謂其不然余初試於禮部試目先有傳聞余說
之而卒不爽再試相聞亦如之豈皆鬻題者耶此大易
所以迭嚴於不密之訓也敏政飲恨死唐伯虎竟銅于
聖世惜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三

歸朱葉葉列傳第三十一

東莞尹壽衡著

歸雍字永熙長洲人也父以間右徙官北京宛平以是
雍從順天起家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年方二十巡
按江西兵部侍郎楊寧時出巡撫與雍語每自失曰百
寧不足以當一少年御史雍歷滿吏民乞留於寧奏請
再延一年從之還陞浙江按察副使僅半載少保陳循
言於景帝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精於民
情吏治雍立一法後人遂按爲例他巡撫不能改英宗

復辟罪謫循雍坐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寺右少卿仍右僉都御史時法司亟治石亨黨錦衣衛指揮劉敬曾邀亨午具遂連坐雍曰一飯而擬朋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獲免天順四年巡撫大同上召見文華殿賜鈔勞之曰卿善爲朝廷守北門雍有智略時出已嘗經畫防守戎政大修虜不近塞七年還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上甚喜雍儀表而難其代諭閣臣賢曰須得

知人品方稱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越見上乃

賢曰是一爽利武職英姿遂用之裕陵卽世雍坐侍讀
學士錢溥累左遷浙江右參政成化元年上欲用兵兩
廣以兵部尚書王竑薦召入爲右僉都御史上以都督
趙輔爲征夷將軍令雍督理軍務是時大藤峽素稱賊
藪景泰中徭酋侯大狗倡亂諸郡山徭四起應之墮城
殺吏兩廣殆無完郡守臣戴罪以討莫能得也於是竑
言上曰廣賊不靖此由守臣累以招撫爲功致之譬之
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今若以此賊屬雍
主上可免南顧雍旣拜命輔與議曰今之賊勢譬之烈

火燎原無復緩急吾分兩軍一由大庾而東一由湖廣而西隨在撲滅俟其團結乃可盡圖雍曰不然兵法有云卒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西粵腹心之疾釋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禽餘必投刃而解矣輔知雍才軍事遂一聽雍大軍進抵廣西雍遣偏師首平陽峒執其渠魁磔之指揮李瑛等四人失機斬于轅門軍聲大震三軍無敢不用命者師至桂林雍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先當

剪除分軍盡破其巢窮追至力山織之乘勝直至峽中
諸將見峽天險攀援所不及請雍環師困之久當自斃
雍曰不然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峽周圍六丁甲縱吾甲
兵數萬豈能斷賊出入乎與其老師挫銳不如立搗長
驅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持香迎跪曰我輩苦賊久
矣莫取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光三軍
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驚疑何乃殺
良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剝
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蒞公天威也

悉力拒不支遂大破之禽侯大狗凡斬鹵四萬一千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全鎮撫尋外艱去踰年賊復張上用僉事陶魯言設總府居中撫治起復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於是兩廣軍政不分雍皆得以便宜專制隘修飭陣伍群蠻震懾以父呼之而不名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審資佐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准得中之致仕時年五十三雍雅負功名旣歸薄爵不

自展居四年遂卒謚襄毅雍起經術習文法爲御史
法行治不避權執善適伏而操心平居法司數爲人覆
免疑獄人咸服其得情用兵兩廣約將士有能生致被
擄男女一人者准叙一功以是軍無妄殺費民財力頗
鉅而民不怨之廣有祠祭迄今二百年人未嘗不口韓
柳堂云

論曰世言大藤峽其峽中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岨諸蠻
蟻渡若徒杠然豈天故造之地故設之而使諸蠻緣此
爲梗乎韓雍旣滅群蠻遂斷之改名斷藤峽峽之絕險

有九層樓猿猱之所不及獨雍至之勒勳其上今二廣人奉雍不啻若尊神傳雍所至往往多奇怪世人豔其功故益神其事余弗得而論之矣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是時閩浙東南間賊多起於銀冶州縣不能制勅遣御史十三人分守要地坐鎮之英得處州英至則誘致其渠魁周明松者戮之而撫散其餘黨還陞廣東參議兩廣撫臣葉盛用兵高涼檄英督察軍事時高涼賊壘相望於道英見嘆惋曰此莫非窮民輕性命於豺虎之林豈其得

構其巢穴悉寬貸其脅從又別爲營以爲歸
之屨爲虜者還其家師至廉橫問參將范信指一窮
居民爲賊欲屠之 英力爭其非辜乃得免信猶

濟處決旬利鹵略英乃遣使請盛亟班師其後盛有殺
降之謗始此賊平廣人雖多盛功而卒以是陰戴英德
遷右參政改歷陝西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首請興屯田簡貢獻以節邊費尋改兩廣
總督兼理巡撫先是韓雍在廣大創刈諸賊藪亦赫然
蕩平而遺民久罹鋒鏑未安田甲英則急於帶來撫綏

下令諸將不得聞賊輒進兵賊出則斡報符檄往慰諭賊多解散歸農榜諭諸峒徭獍有能去逆效順願爲吾民三年復其徭役於是立山徭長李恭著首請歸化納款英爲表置永安州世以其子爲吏目使撫其衆諸峒以是益傾信爭來歸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徭獍千五百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獍千八百人副使范鏞招出陽朔等縣徭獍千九百人他縣莫可勝數數歲凡增四萬三千戶一十五萬口上爲下勅褒諭曰爾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視它吏之等爾

財僅成攘却之功者所損益相萬也時英以總督
總兵官平鄉伯之左鎮監爲請革英總督兵部尚書余
子俊上言巡撫權輕不足以彈壓諸夷進英右都御史
還英總督加祿從一品初雍傾兩粵之府庫用兵大藤
峽英繼其後留鎮八載一意拊循征需供億悉令節省
兩鎮之積有羨金數十萬或勸英進于朝英曰王者裁
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他日饋餉將安
取給乎上念英久勞于外召入掌筵事滿考加太子少
保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鎮兩廣時白沙先生

以舉人講學于家英慕其賢疏薦于朝白沙被徵出見
英英使門吏擁先生山中道出入輿論嗟異以爲王公
之尊賢不能過也英在督府無家累相隨舍人自桂陽
來老蒼頭一人而已英謂白沙曰吾在得已雖一錢借
之不以病民白沙語人曰吾入其室神爽類清其爲白
沙愛重若此

論曰朱公之在兩廣今人未有口之如韓都堂者顧兩
粵遺黎荷公之陰爲嘘沫者不淺至今稱爲韓父朱母
云或疵韓公爲好殺嗟夫亦時之慘舒當有異乎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四年乘輿北狩盛請先誅扈從失律將臣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討虜復讐已而虜薄都城監軍城守虜退進都給事中兵部尚書丁謙叙賞德勝門有功將士盛言先是守關者備禦不嚴赴難不力致虜長驅盡宜追究峻罰示懲時有邊兵入援內閣陳循議欲留衛京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京城雖守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社

壇壝何如田野生靈荼毒何於是遣兵盡遣還鎮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奉勅往視綏輯之還見所過畿輔地多凶歉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二年天變上弭災防患十二事下所司議行之中書舍人何觀論奏尚書王直胡濙正統中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比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臣看議吏科給事中毛玉擬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盛語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今欲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其盛德也君獨不念劉
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
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
直臣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乃爲玉改
擬觀得外調時論隨之二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
餉尋以李秉薦協督獨石軍務獨石馬營共八城都督
孫安時出鎮守土木之變八城遇虜殘毀盛至悉爲修
復奏請帑金五千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使屯田
課其餘粟以除戎器買戰馬盛留獨石五年外艱去天

順二年兩廣盜四起朝議奪情起盛爲右僉都御史往
巡撫盛乞終制不能得盛至咨訪輿議首則疏通盜法
以清盜源大集兩省兵東平海賊嚴啓盛山賊鳳第吉
獻俘京師西征大藤峽破寨七百二十有奇盛用參將
范信大喜功所至斬獲過當遂有殺降之謗騰於兩粵
之間丘瓊山廣人也以是言於李南陽李南陽故不喜
盛私識之盛故久不叙凡七年僅得移鎮宣府盛至復
循獨石時故事首飭邊民修補各邊屯堡邊人不悅謗
聞京師盛獨任怨不數月完堡七百餘所買牛五千七

百有奇墾田四千頃歲入粟七萬四千石養馬千八百匹其留心邊防類此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吏部八年奉勅往會三邊督臣王越撫臣余子俊議搜河套越欲懈虜冀他日自爲功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宜暫休息盛因與越及子俊協疏請依界石山勢修剗爲牆增兵守險爲長便策上從之其後越逢內幸汪直意竟微功威寧海千大領封拜九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僅五十五謚文莊盛平生力行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之爲人論事不激不

隨其文章紆徐委備大有法則初有人言南陽曰葉與
中笑公詩文不佳南陽終啣之不能釋也

論曰葉文莊協贊獨石值寇難之稍紆保聚八城殫心
屯種安邊勝略孰踰於此及平兩粵夷蠻窮山極海之
遙用武思盡長鯨巨豕斬刈無遺不知怨謗已隨其後
矣維昔有云岷岡之火畏於俱焚良有以也若夫搜套
大舉倡自廟堂馳議西陲徂安旦夕夫搔獠戎狄種類
非殊豈其有監前車而急於悔禍乎不然殺降固非以
殺止殺恐亦未爲失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四

楊孔鄧列傳第三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楊信民名誠紹興新昌人也永樂庚子貢士宣德中選授工科給事中奉勅閱軍江西還報因并條其所見民瘼五事上之尋陞廣東參議陞辭受旨許言事信民至首論遂按察使郭智參政黃翰轉代智益無檢信民復疏論之因連僉事曹廣廣誣信民數事并被逮廣民爭撈金帛贈信民行信民一無所受翰丹瓦石幾滿上下法司鞫治翰削籍廣坐信民數事無左驗廣民何寧等

詰闕下疏陳信民公勤廉能乞還任安百姓而信民坐
待京邸時上已用言者言業復官出守白羊口寧等聞
報廣賊黃蕭養張甚復上章願得信民還廣寇賊自弭
上可其奏召信民還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
廣東比至廣則城中賊困已數月矣先是鄉民避賊趨
城有司慮賊乘間竊入爲內應閉門并不與入以是遇
賊而畏死脇從者殆萬人信民至則令大啓城扉毋得
仍前不納鄉民之避賊者有爭之曰患生不測咎將誰
歸信民曰吾獨當之下令約民有已從賊自拔潛歸復

爲吾民免罪不追論踰月民自賊所盡逃歸趨城泣拜
墓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信民遣使撫諭賊賊對使言
曰吾輩願見楊大人一言死無所恨信民單輿出見賊
賊曰豈真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輿麾左右却立岸烏紗
示之於是賊衆羅拜泣下蒲伏聽命獻一大鯉猶民賊
益喜不疑信民還剖鯉分送諸司賊亦斂戢待罪無何
信民遽卒信民無疾而知必死嘆曰恨不能終始王事
知我者其天平賊聞之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理矣閱
月都督董興大軍至賊益猖肆過鄉落悉屠之鄉民益

思信民也信民初佐廣藩論逐黃芾諸人去人疾信民
好擠同僚自異及來鎮人始信其誠實愛民非有它腸
敬服之信民卒民手香燈弔哭者旬日天子遣官諭祭
錄一子太學廣民上請建祠祀焉謹恭惠

論曰嘗聞信民墓毋時倩夫昇塚石毋夫代昇數百步
人過乃止或問何自苦信民曰墓吾毋吾不一竭力而
專役他人心安乎嗟夫能竭力於毋斯能致身於君矣
能不盡人之力斯能得民之心矣信民之世祀于廣也
宜哉

一 鑄少韶文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五年進士高
徙家姑蘇遂爲長洲人父友諒舉進士爲雙流令卒年
國朝宣皇後獨鑄父子以甲第起家鑄筮仕都昌令日
異政弊流彭蠡湖中有物蜿蜒如虬龍能起風濤覆
人舟相傳太祖克僞漢時漢艦帆檣沉水中不朽久而
成妖舟人望其輒祀之鑄鈎致焚之妖息尋以姻連寧
藩改連山邑治故在萬山中流賊破爲巢穴民盡流徒
令至輒依州而居無民也鑄至出諭招之即有故民州
居者皆窟避鑄嘗炊飯民舍留錢穀償薪水民間之知

鏞之不若他令之漁吾民也如漸相率拜伏道左曰民
大人之赤子也鏞喜勞之給閒田與耕予之牛種踰年
大征諸蠻洞鏞率民丁隨軍破賊巢復縣境所至招徠
不事斬刈遷治雞籠關內茅茨蓬藿收集其民以居焉
撫輯徭衆歸爲齊民鑿山疏泉通長逕山路便民之政
畢舉於是諸上司人人以爲連州無鏞連山無縣矣而
是時高州一郡盡爲廣西流賊殘破郡守徒守一孤城
城外皆賊壘數百里無雞犬聲常路者曰使無一賢守
可以外禦賊內安百姓高州無郡矣於是其議借鏞往

急未得上請而又以令不可以攝郡事也。權以試知府
事任之。鏞至急欲招懷來者而城中人則以鄉民來。鑿
城者震爲賊戚。屬閉門固守不與入。鏞曰不然。高州本
無賊。賊來皆自廣西民。携家屬十百里來投城求生。閉
門。

兩賊薙隘直守上者無遠圖。驅使從賊而已。
鏞乃大開城門納來者。流民來歸日百數。城不能容。城
外復築一土城居焉。當路見鏞綏來業有効。即真之命
下矣。時賊屯高化境者茂名茅洞。有鄧公長化州西北
界馮曉畬禾嶺梁定游魚寨鄧辛兩信宜界侯大六皆

劇盜茅洞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點驚鏞遣人撫諭之不聽鏞不告僚屬不語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抵城下公長見太守至倉皇呼其黨探甲出迎怪無騎從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鏞入坐定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日爲約於是衆酋皆感悟泣下恨太守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鏞飲之不疑衆酋喊舞願以明晨即赴太守請死護送鏞回夜四鼓遠近見火光則賊自焚其巢也公長降而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次第納款鏞皆處之內地令耕種且爲我備非常馮曉簡負固

州界屢招之不服鏞遣部下黎浩夜率敢死士二百人出曉後鏞以前軍應之擄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妻孥爲戮顧聞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人來歸事聞賜文綺寶鏹特陞按察司副使下璽書褒獎仍知高州府事鏞有撫綏才民夷感畏部有謀勇士林雄死於賊鏞撫尸慟哭親爲殮葬一軍莫不感泣以故所至成功守高州四年內艱去民夷懷德立生祠祀焉服闋起補廣西尋陞按察使督府檄鏞往勦荔浦賊賊聞鏞來咳曰是高州孔副使耶有走而已一鼓平之進食

品俸轉左布政使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清平有苗阿刺者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
間二十年數殺官軍鏞刺得清平有指揮與厚善授之
策而誘縛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入赴卒舟中有白氣
自舟尾上直貫天表日正中而熒熒星也
論曰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鏞宰連山連山之
無民久矣初避者來就先去若復歸則狼窟化爲吾室
廬夫非孔氏家法耶及守高涼單騎入虎穴尺組繫單
于終其世鑿空門居闕外孔子曰自文事者必有武備
此又墜三都邦萊夷魯司寇之行事也大勇勇浴海之
區也貴陽鬼方之域也先聖嘗欲若夷浮海至鏞之身
而始親見之則又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雖及百世
猶爾千吾聞孔氏子孫仕國朝而至卿佐僅鏞一人力
名獨著于春秋何愧于大聖人之苗裔也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淳安人
滿九載未遷廣西巡撫都御史張鵬開府梧州思得良
二千石共宣化理素知廷瓚能薦陞梧州守會爰去及
起復適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居主銓
方慮無可以任茲郡者見廷瓚即喜曰是嘗薦知梧州
其必相宜於程番可知遂補廷瓚爲程番守廷瓚至不
求速化曲心撫綏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諸夷
感悅墾出不踰畧入市不二價四境晏如撫臣陳儼奏
廷瓚治績異等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廷瓚上

言程蕃學校今既建置生徒比內地科舉之業未可猝
成請乞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久
之乃陞山東左參政轉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
貴州時諸苗亂有僞稱王者滇蜀道遂爲不通廷璜
既至撫之不從遂決策討之苗有逆順雜處檄不從亂
者毋得驚擾繇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僞王以獻
而悉殲其餘黨招還流徙五千餘戶舊有郟甸清平二
衛九長官司皆嘗殘虐苗人激使生亂者也奏改爲
一州三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

史學院事不數月出鎮兩廣時在韓襄毅後但田

爲治不輕用兵歲饑四會稍有亂民勢頗熾廷贖常

其首惡李景光譚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

又以廣東瀧水爲賊藪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隙地

俾屯種爲長久計云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廷贖自

爲知縣至知府淹於常調者餘三十年而程晉治續久

乃彌著征貴州或言其部下多妄殺冒功而總兵官則

鎮遠侯顧溥云溥以貴州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二百

石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五

林鶚樊登黃紱列傳第三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林鶚字一鶚浙之太平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言
路中鶚獨持正推總二法司奏案七年監試順天內閣
子不得舉奏考官以鶚邑子林挺得舉誣鶚私挺及校
挺文應中式事乃白英廟復辟簡諸考官爲大郡知府
子鶚鎮江召兄文華殿賜燕勞給路鈔優異之鶚至郡
奉宣德意諸善政廢弛者以次舉行不日而人非第曰
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鑿

河避之鸚按京口聞甘露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
里近而功力省居六載再調蘇州蘇事更劇吳人聞鸚
聲望冀旦夕大興葺責成效鸚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
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皆圖久
遠利始大信服且稱太守真康濟才也蘇學廟像歲久
剝落或欲修飾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
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
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壞聖賢像爲疑鸚曰此坭土耳
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覩所謂坭

隊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成化初超遷江西
按察使行法一正諸律得憲體冤獄多所平反廣信有
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鴛寘其魁下法榜諭其衆怪
乃息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
部侍郎內艱去服闋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
爲歛鶚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一畝事
毋極孝敬官已三品毋稍不悅跪請移時必毋悅乃起
人稱篤行孝庶君子云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趙天佑
請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宜著爲令巡按雲南會外艱起復出知松江府府故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瑩至晝夜講求爲之補偏救弊議請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數事皆有寬惠及民而積弊十除八九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府府故有恒例錢數千緡給宴勞瑩悉罷歸之民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起衆幾三萬計禽其倡亂十八人置之法散解其黨兵不血刃巡屬水旱連

二十州而又營造諸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益收其餘
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奏停綾紗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
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侵而民
不甚病尋以疾乞致總兵官鎮遠侯傾溥上疏懇留謂
榮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賴以
和榮請不已久之家居七年薦起撫治鄖陽改南戶部
左侍郎雲南書昉五日勅往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
人威風所至蠻夷畏服土官有相聚兵械殺有司不能
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已當直搗其巢穴舉

其族覆之語聞各歛兵退民牛有爲上官奪其數頭不
還者走訴塋塋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民歸
上官果已先還其牛尋召還部爲尚書孝宗賓天乞致
仕正德三年瑾用事落職爲民又以故守松江減官布
事責輸米五百石尋卒瑾誅詔復官十四年贈太子少
保謚清簡

論曰林恭肅之在鎮江樊清簡之在松江惟良二千石
二公之謂歟然恭肅簡靜有餘清簡最侃侃自樹要其
清風雅操皆一代之民與云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
京刑部員外郎郎中紱濂峻峭直諸九世人智巧所避
紱獨肩任之人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時人以硬黃
目之譚千戶者本一豪弁其俠氣有足傾動士流又善
結權留都諸顯貴人奪民廬田不啻萬畝民數訟於當
事者明知民枉不能爲民立訟於紱紱竟致千戶於法
責田還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嘗如崇慶旋風
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予爲若圖之風止抵
州齋沐禱于城隍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州西四十里

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率吏兵至寺盡呼僧出謂曰余夜見有冤魂數百稱在寺中沉薄未散汝知罪乎令僧持牒來看中一少僧貌甚穉惡詰之無牒使塗醋聖額上曬洗之有巾痕詢之盡得其姦狀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窖中恣淫毒於是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爲右使奏開建昌銀牘轉湖廣左使時國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當派民紱取庫之積羨者克之不更累民僧繼曉以妖術惑上避罪還鄉紱曰此朝廷之逸賊也旦暮

當就誅諭武昌府陽尊禮而陰錮之卒得檻送還京戮
諸市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綬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
片布遮下體乃自悲憐曰我爲巡撫至今健兒貧至此
我何面目坐臨其上而驅之戰守耶令豫支米三月卹
其家會有詔毀庵寺綬使汰尼盡轉軍門給配餼軍軍
中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爲黃都堂出死力者召還戶部
尚書尼携子女拜送路傍江劑食塩錢鈔民苦包攬掊
勒呻吟緩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已改
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貴

得入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而是時諸御史無敢
有毀撓之者亡幾遂請老